



记忆

走进央视《大家》 记张颌先生

薛国喜

记忆回到 2005 年的春天,从日记里查到,4 月 3 日(周日)的晚上,我在家里随意浏览电视节目。忽然,央视十套的一档节目吸引了我,节目中的“是谁影响了我们的今天,是什么造就了他们非凡的人生,分享过去,分享光荣,感受大家风范”这句台词深深打动了

我。深夜躺在床上,“大家”这个词儿一直闪烁在脑海里。身边的老师张颌先生就是大家啊,张颌先生是不是也可以被这个栏目采访呢? 一晚上我总想着这个事儿。

第二天早上,我打印了《大家》栏目的一些资料,便匆匆来到张颌先生家。

“您看过中央电视台十套的《大家》节目吗?”我刚坐下就问先生。

先生摇了摇头,说:“我就是吃晚饭的时候看会儿电视,其他时间很少看。”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期《大家》节目,很受感动。《大家》是一档大型人物访谈节目,采访的都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大家’”,我介绍。

先生“哦”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我轻声说:“我觉得您也符合上《大家》节目,我准备向中央电视台推荐您,让他们来专访您。”

先生听了摆摆手说:“我还是‘大家’?”

“您就是一位真正的大家呀,您对侯马盟书的考释和研究,编纂的《古币文编》,还有对一些古文字考证研究的论文,这些都是杰出的贡献啊!”我赶紧说。

“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人添麻烦。”先生默念道,“我都八十五六的人了,能安度晚年就心满意足了。别张罗这些了。”

“我试试吧,我想应该能行的。”我跟张先生说。

第二天上午,我给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组打去了电话。一位编导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老先生的成就我们都知道,可老先生有没有故事啊? 我们做电视节目是用故事来讲述的。”

“张先生是一位幽默而有情趣的人,他的‘故事’怎么会少呢。”我随口跟这位编导在电话里说了“谁说山西无人?”“牛棚观天象”“生前收到花圈”等故事。编导老师连声说:“好,只要有故事能吸引观众,我们就能采访。”编导老师让我尽

快把张先生的资料寄去。

放下电话,我略一思索就开始着手准备资料。我首先整理出了张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然后又收集了过去各大新闻媒体对张先生不同时期的相关采访报道及各位专家学者对张先生为人、为学的评价。

一周后,我将这些资料装订成册,厚厚的一大本。随后,我又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省委宣传部专门给中央电视台写了推荐专函。2005 年 4 月 13 日,我将这些资料用快递寄给了央视《大家》栏目组。

4 月 22 日上午,我接到了《大家》栏目组负责人的电话,说张先生符合《大家》栏目采访对象,预计 5 月初将来太原初访。

可天有不测风云,“五一”期间师母因脑出血被送进医院,半个月后不幸去世了。世事纷乱,这个时候,这个状态怎么能接受采访呢? 先生说推掉算了。

这样难得的机会,推掉多可惜啊。我想了一下,还是往后推迟吧。我赶紧与《大家》栏目组的主编张涛先生联系,说明了情况。栏目组的老师也非常理解,同意将采访推迟到下半年进行。

11 月 7 日,《大家》栏目组委派编导杨丽来太原进行了初访。11 月 22 日上午,《大家》栏目组主编张涛,主持人曲向东,编导杨丽和两位摄影师抵达太原。当天下午,摄制组一行来到张先生家,主持人曲向东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一见张先生就很投缘,两个人非常聊得来。

第二天(23 日)清晨 5 点左右,摄影师也早早起来拍摄了张先生读书的镜头。上午 9 点,访谈正式开始,进行了 3 个半小时,12 点半左右访谈结束。访谈刚结束,主持人走出来说,与张先生的访谈很顺利、很成功,让我们大家放心,还幽默地说了一句:“张先生没有被他问倒。”大家都笑了起来。

12 月 25 日,我接到了杨丽编导的电话,说访谈节目已经制作完成,将于 12 月 31 日晚在中央电视台十套首播,2006 年 1 月 1 日上午进行重播,晚上再次重播。

张颌先生是山西走进《大家》的第一人。正是这个节目,让全国的观众认识了张颌先生,也了解了侯马盟书。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策划,那年我 25 岁。

本版投稿邮箱:symtywb@126.com 图片来源:百度网

父母

母亲的花棉袄

杜松林

大约我七八岁时,遭遇了特别冷的冬天。四姑婆婆去世,母亲作为嫂子,要为四姑去“苦头”(北方风俗)。母亲穿着一件深蓝色带有暗红色碎花的花棉袄坐着驴车去,村里的大娘婶婶窃窃私语,说母亲不该穿带红色的衣服去。其实,母亲懂事理,只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翻箱倒柜也很难找出一件合适的衣服。

母亲没有件合适的衣服出门,也是因为我们兄妹拖累。每年入冬,母亲便忙着给我们做衣服,一直到年根也忙不完。最费事的是做鞋子,母亲常常在煤油灯下劳碌到很晚。我们睡得正香,听到母亲“啊”地一声,她的手又让锥子或针扎破了。母亲从小眼睛不好,为此付出了更多辛苦。

因为小,我们很少能体谅母亲的不易。冬天,村前河沟里冻了厚厚的冰,一放学,我便和小伙伴們去滑冰车。冰面有水时,我经常把鞋子弄湿。弄湿了又怕母亲责骂,便跑到同学家的炉子上烤,结果不小心把鞋的一面烤糊了,母亲只能辛苦地用布把烧的地方补起来,以免耽误我第二天上学。

那时候,我们就盼着过年。有一年春节,玩伴们在大年三十早早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出来玩,而我的鞋子还在姨姨家。因为鞋的最后一道工序需要表哥帮忙,他要把母亲做好的鞋底和鞋帮子缝起来,再用特制的模子固定成形。二舅答应赶过年前送来。三十中午,二舅果然送来了。故乡高原上的那种苍凉和农家窑洞里的二舅盘腿在炕上吃饭的情景是那么亲切。

再大了一点,供销社进来一件的确良褂子,我特别喜欢,磨着母亲买了。花了 19 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过年了,我高兴兴穿上新衣,全然不知母亲多少年来就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啊,更别说她特别喜欢的花棉袄了。

1994 年,我调入几百里外的省城太原工作。一次,老家来的亲戚跟我妻子讲,你婆婆到乡政府办身份证时,衣服穿得可寒酸了,你们挣工资的应该给买上件衣服,也不怕左邻右舍笑话。听到后我和妻子都很内疚。此后几年,即使不回老家,妻子也买上衣服尽量让人捎回去。

2010 年以后,我们买了车,回家次数就多了。每次给母亲带回衣服,母亲说,以后不要买啦,你们几个都买,我穿不完。但邻居来串门时,母亲总不忘拿出衣服展示一番,说这件是谁买的,那件又是谁买的。她向人展示的不是衣服本身,而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亲情。



师长

田树棖老师印象

高 风

我能走近田树棖老师,除了田老师的宽厚随和,还得益于两位友人,一是师兄亢国锋,亢师兄情商高、朋友多,曾经是省内有名的拍卖师,深得田老师信赖;另一人是师弟孙晓光,晓光刚过不惑之年,自幼习字,书法专业研究生毕业,聪颖勤奋,是田老师最喜爱的后学之一。

从过去的只闻其名,到能去田老师的书房喝茶聊天,再能与田老师一道参加活动,我自始至终没感觉到拘束,反而如行云流水般自如、自然、自在。在田老师身边,我亲眼目睹了他弯着一米八几的身子,如大熊猫般摇摇晃晃走路、憨态可掬的样子;也见识了他在酒场上精神焕发,来者不拒,发号施令,维持秩序的勃勃英姿;更有幸观其酒后泼墨挥毫“对酒当歌”“我写我心”等尺幅大字,均笔下如有风雷,出手潇洒,成篇大气磅礴,虎虎生风,令观者称绝叫好。

田老师 1944 年出生于祁县书香门第,从小对书法情有独钟,十几岁时即能写一手精到的颜体楷书,后又转临魏碑,起点高超,书法大进,再入山西艺术学院专业学习绘画、书法。在 60 多年的书法研习中,他诸体皆擅,以魏楷、行草见长,风格雄健豪放。田老师曾任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一职,作为老一辈书家,他为山西书法事业的繁荣发展一直不遗余力,在全国书法界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田老师的书房设在闹市,一署“晋风阁”,另署“四宁轩”,均旗帜鲜明地亮明态度,本人就是

三晋前贤傅山先生的“铁粉”,一生追随傅山先生“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艺术信仰。书房的墙上,挂着田老师自己的作品,陈列自然随意,既有古拙厚重的魏碑大字,又有气势磅礴的行草条屏;既有叹为观止的巨幅长卷,又有精致入微的清雅小品;既有田老师的自撰诗词,也有古今的名家名句,另外还有梅、兰、竹等一些意境高远的水墨画作。所有作品都体现了田老师“宁宁四毋”的审美取向,浑厚高古的美学底蕴和酣畅淋漓的创作才情。

一次和田老师参加一个聚会,现任省书协主席石跃峰先生在致提酒词时说:“田老师在艺术上的成就代表了山西的一个高度,他既能写,也能画,放到全国毫不逊色,值得后辈学习;田老师本人既师古,也创新,年近八旬仍在追求变化、探索新的书写风格,值得后辈学习;田老师是山西艺术界的宝贵财富,我们后辈更要保护他,爱护他,让他少喝点酒,让他健康长寿,让他的艺术生命更长久,影响更多的人。”跃峰先生即席的这三层意思一说,当场就博得一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田老师说过:“我总的审美取向是阳刚壮美,点画饱满圆厚,结字紧密而荡之以逸气。我自忖,这种审美选择是黄土高坡、河汾故土的淳朴朴实的民风熏染所致,也与自己开豁达的性格有关,如是而已。”